

灯下书

忆林

宜兴白雪词社那些事儿

| 邓君曙 文 |

前不久,宜兴荆溪诗社顾问、著名诗词研究学者毕士雄先生,不惮劬劳整理点注了民国白雪词社甲乙两书旧刻本(现被民间私人收藏),以《乐府补题后集》由荆溪诗社付梓刊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重印。难能可贵的是这次重印不仅更新了版式、简化了繁体字,还增加了点注,以释疑窦,方便今人阅读。

今年恰逢白雪词社成立102周年。由于关于白雪词社的史料柜藏尘封,长期被湮没,尽管现当代朱征骅、臧正民、蒋云龙等一些诗词耆宿、文化硕彦们多次发声、挖掘,并身体力行先后出了《程适诗选》《白雪词社述评》《程适诗词集》等作品,但影响力有限,仅在荆溪诗社内传播,市志(如1990年《宜兴县志》)上对白雪词社也少有介绍。这次重刊的《乐府补题后集》发行量同样极少,有鉴于此,为了让素有书香宜兴美誉的文脉赓续于后世,笔者不揣简陋,特将宜兴白雪词社的那些往事,略作钩沉,留一梗概。

●白雪词社的发起时间、成员、背景和宗旨

1920年冬,徐致章(1848—1923,字焕琪,号拙庐,宜兴人,光绪戊子科举人,曾任浙江瑞安知县),在家宴请蒋兆兰(字香谷,号青蕤,著名词人、南宋遗民蒋捷后裔)、程适(1867—1937,字肖琴,号蜚庵,晚年人称“雪堂老人”)、储凤瀛(字映波,号萝月)、徐德辉(字倩仲,号寄庐),共五人。席间由徐致章倡议成立白雪词社,以研究、弘扬词学。与宴者欣然附和,并一致“奉拙庐为主”。嗣后储蕴华(字朴诚,号餐菊)、储南强(字铸农,号定斋、简翁)等加入,计有八位白雪社友。后陆续又有四位志趣相同者参与活动:李丙荣(字树人,号绣春,江苏丹徒籍,曾任安徽某地知县)、陈思(字慈首,号华藏,辽宁辽阳籍,累任广西、藤容二县知县,江苏江阴县知县)、王朝阳(又名柯亭,字饮鹤,号野鹤,江苏常熟籍)、赵永年(又名咏岩,号祝三,为词社中最年轻的社员)。

这一批文人雅士所处的时代背景,正是清末民初,社会大动荡、大变局之际。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宜兴虽偏于一隅,但对于这些文化人而言,对波及的信息还是十分灵通和敏感的,社主徐致章痛陈“神州陆沉,环瀛荡潏”的世界,宣泄胸中对国土沦丧的悲愤。

白雪词社的宗旨,蒋兆兰在旧刻本后序中作了说明:“名曰‘白雪’,纪时也,亦著洁也。”其中“著洁”的意思,是词社应有清荷“出污泥而不染”之贞洁风骨。

●社址雪堂在哪里

雪堂是自愿集资而建,何时建造已无从稽考。1920年白雪词社成立后,即作为词社地址,专供词社成员和文人雅士聚会唱酬。雪堂的来历,据称引用了“程门立雪”典故。有人称具体的方位在宜兴县城外西沱之滨。上世纪80年代,笔者所在医院的一位老中医顾伯民先生写过一篇回忆“雪堂”的短文,写好后,还特地给我过目看了一下。当时,我曾建议他投《宜兴报》或政协文史资料。为撰写本文,我几经查寻,终于在1985年《宜兴文史资料》第八辑上,找到顾伯民所撰《我所记忆的“雪堂”》一文。这是顾老亲历所见,颇有史料价值。好在文章短小,故照录如下:

1937年春,我有幸到过“雪堂”。“雪堂”是为纪念宜兴文人程肖琴由他的学生们集资而筑的。坐落虹桥南边西沱滩上,房子不大,但造型别致,地处西沱边,风景宜人,成为当时宜兴名流论文、作诗之处。

“雪堂”两字砖刻门上,面向南山,进门是天井,鹅卵石铺地,饰以盆景,东西有侧门,上刻有“枕流”“漱石”字样,别具风格。主屋是三间楼房(笔者注:据蒋云龙《程适小传》中,是“五间二层楼房”,此说,可能将其它两间副屋“平房”也当成楼房了),楼下设有长格、茶几、靠椅,古色古香,楼上室内窗明几净,正中悬有程肖琴木炭画画像,系徐悲鸿大师亲笔。三面短窗,举目西沱,风帆点点,水乡风光尽收眼底,谈笑吟诵,大有人在

画中之感。

几经战乱,“雪堂”已毁于火(笔者注:1937年宜兴沦陷前,日寇飞机曾几次滥炸城区,雪堂很难幸免),虽遗址难觅,但遥想当年,名士风流,发祥宜兴文坛,宜乎怀念。

●词社的活动、落幕

词社成立后,每月活动一次,主要是拈题填词、相互切磋。举办过“人日(旧俗以农历正月初七为人日,又称人节)双溪草堂雅集”“三月三日禊饮(亦称‘上巳节’)”“纪念东坡生日”等活动。

徐致章还提出白雪词社要“继声《乐府补题》”。《乐府补题》是宋末元初一批南宋遗民词人所创作的咏物词之合集。词人有王沂孙、周密、王易简、唐艺孙、张炎等,他们借咏物寄寓家国沦亡之悲。白雪词社效仿的咏物题材更为丰富多样,除咏牡丹、美人蕉、秋海棠、春柳、金丝桃等物外,还增加了许多感时、访古、览胜、题图、祝寿、悼亡等酬唱之作,无不表现出对世事的喟叹,对国事腐败的悲愤、对民间疾苦的同情。

1923年,徐致章“忧时疾歿”“社事遂中缀”,活动就基本落幕了。此后,虽有零星活动,但不复如初矣!1928年春,程适与蒋兆兰收集社友、同声所填之词,汇编成甲乙两编《乐府补题后集》,并刊刻问世。

●可贵的文学遗产

白雪词社先后只存在3年,时间虽短暂,却存有204首词作,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文学遗产,是宜兴一道靓丽的历史文化风景(荆溪诗社社长臧正民先生的评述)。

古典诗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宜兴,自南宋蒋捷的《竹山词》、清初陈维崧开创的阳羡词派,至民初的白雪词社,到今天的荆溪诗社,代代相承,绵延不断,彰显了宜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词乡”特色,这条文脉应该靠荆溪诗社同仁们共同努力去传承、创新,也离不开社会各层面,特别是爱好古诗词的广大群众、文化人士的广泛支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我们一定要借此东风,让传统文化与新时代特色相结合,为繁荣文化、传承和振兴宜兴词学而不懈努力。



石骨花

摄影 樵隐

紫荆花开

| 岗夫 文 |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细雨如丝。我牵着外公的手,走进了这家有着一竹篱笆门的幼儿园。靠竹篱笆围墙盛开的紫荆花,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紫色的花,像火,缠绕在湿漉漉的枝条上燃烧。由于老街上一个在幼儿园烧饭的邻居王阿姨的介绍,我作为插班生,顺利坐进了中班的课堂。因为老师跟我外公同姓,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有着上海口音,额上有一颗黑痣的中年妇女。第一堂课就是搬着凳子,坐在靠着竹篱笆的操场上做游戏,它给了我一个以最亲近的姿态,仰头观赏满树紫荆花的机会。

这个幼儿园一共就三个班。除了中班,还有一个大班和一个小班。记得大班的老师姓李,她有一个女儿也在大班,或许因为妈妈是老师的关系,这个有一双漂亮大眼睛的小姑娘,常常指挥其他小朋友整理桌椅,排队游戏,像个小大人,当然了,在吃饭排队游戏中她也总是得到格外的照顾。小班的老师姓惠,或许更应该叫阿姨,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她总是让那些娃娃都坐在痰盂上,自己却跟着其他老师在一边聊天。

幼儿园设在院子里西式小洋楼的一层,和别的洋房不同,它左右有两个相同的带阳台的门厅,颇为气派,楼上仍然住着主人一家,据说有两房太太。幼儿园只占底楼朝东的一部分房间,因为地方小,孩子也不多,大班和中班常常都是围成两个圈,在一个操场上活动,在一个房间吃饭,互相都看得见。妈妈常唱给我听的《找朋友》儿歌,在这里成了我第一次参与的游戏。

两个门厅的中间,有那不多见的撇压式水井,当然,小朋友只能远远观望,是绝对不能靠近井台的。吃完中饭,老师把刷着粉绿油漆的小饭桌拼起来,铺上小被褥,就成了小朋友们午睡的大统铺。我睡不着但也不能随便翻身,常常偷偷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出神。这时正午的阳光正照在水井里,房顶上,都是透过窗户在天花板上晃动变幻的水影。

有一次放学,接我回家的外公来晚了,我一个人坐在门厅的廊下,朝着院门张望。忽然从西边的阳台上传来一阵悠扬的口琴声,抬眼望去,只见一个穿着白衬衣的小伙子正在吹奏,时而舒缓时而欢快的乐曲,在这个静谧的院子里回荡,夕阳的余晖把斑驳的树影洒满了井台操场,也勾勒出年轻人的侧影。此情此景让一个懵懂孩童充满无限遐想。

竹篱笆墙旁边的紫荆花开了又谢,圆圆的树叶绿了又黄。那一年夏天,因小学停课在家的我,在老街上看到幼儿园烧饭的老阿姨正神秘地和几个邻居低声说着什么。我上前一听,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住在幼儿园楼上的那个吹口琴的年轻人死了,他是跳井自杀的。几天后,我带着他为什么会跳井的疑问,专门到幼儿园去看那口井,只见上面已被铁皮井盖封住并加了一把铜锁,那个撇压水的把手也已经折断,井边的墙上都是大字报,黑色的惊叹号触目惊心……

工作后的一个秋日午后,正在职工大学读书的我,到同学家串门,想不到他的家就在当年的幼儿园里,这是他父亲转业后分配的房子。走上二楼望出去,只见竹篱笆已被砖墙代替,院子被墙一隔为二,只有那些紫荆花树依然繁盛。我的同学会拉小提琴,要知道那个时候见过的乐器大都只是笛子二胡和琵琶。在大家的热情邀请下,他走出客厅来到阳台上,左手持琴,右手把弓,一曲悠扬乐曲欢快响起,霎时让大家陶醉。穿着白衬衣的他,靠在阳台栏杆旁拉琴的姿态,忽然让我想起小时候看到的,也是穿着一件白衬衣的年轻身影。我下意识地朝楼下的井台望去,只见那水泥井台还在,只是在水泥的裂缝中已长出来许多野草,草间还有几朵小白花在随风摇曳。

若干年后,我在厂报编辑部组织通讯员们培训,来了一位身材高挑的鹅蛋脸女孩。有人告诉我,她就住在原来的幼儿园,那栋小洋楼已还给了他们家。与她熟悉后,有次聊天我想问她那个年轻人投井的事,但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因为这毕竟是一块见血的伤疤,而且都是她出生以前的事了,对她而言,也只是一个传说。